

克維塞爾布

期六十第

次目

-
- 從吳佩孚到國民黨的殺人政策
準備第二次大戰之資本主義世界
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勾結中的海關問題
如火如荼的奉天農民暴動
武漢工農的革命聲威
河南工農的反獨戰爭
海陸豐蘇維埃的外交
民權主義與蘇維埃制度（續）
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革命（續）
寸鐵（八則）
我們的死者

——陸鐵強

超 典 綺 凌 守 羅 秋 星 微
麟 琦 園 三 愚 浮 白 月 翁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出版

「布爾塞維克」

每星期一出版一次

每期二十至四十頁

定價每份大洋三分

從吳佩孚到國民黨的殺人政策

——一九二八年的二七紀念——

五年前的二月七日吳佩孚壓迫京漢鐵路罷工，殺戮工人及共產黨領袖林祥謙施洋等。軍閥是想用如此的殺人政策，消滅革命的中國工人運動。但是，事實上中國工人運動在這五年之中有偉大的發展，中國革命在這五年之中有偉大的鬥爭，一般農民也早已受工人階級的領導而起來了。二七的犧牲，在中國工人運動和革命史上，是有多大的意義！軍閥的殺人政策是一無用處。中國革命的工農，不是屠殺所能恐嚇的。

如今國民黨，都成了吳佩孚的忠實信徒，而且比吳佩孚還要多殺幾千幾萬倍。他也想用殺人政策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維持資本地主的剝削。二七之後到現在，五卅的全國屠殺，三一八的屠殺等，都還是帝國主義或舊軍閥的殺人；接着去年三月間，四川江西安徽已經開始蔣介石派國民黨軍閥的屠殺；到了四月十二以後，上海江浙福建兩廣的國民黨屠殺，已經盛極一時；五月間，唐生智等的長沙政變（馬夜事變）開始湖南全省的「清鄉」屠殺，同時，夏斗寅等的變亂開始湖北全省豪紳的屠殺農民；隨後，就是江西；六七月間，馮玉祥在河南已經開始屠殺政策；等到武漢政府公開背叛革命，七月卅一日汪精衛的武漢政府也就開始屠殺漢口的洋車夫；此後全國各地的大屠殺政策，更是說不勝說，北京天津在此期間的慘殺工農和共產黨員，更不必說；尤其是廣州暴動失敗之後，國民黨在廣州三天之內殺到五千七百餘人。這比

起二七的屠殺起來，真正是空前的「偉觀」了！

中國工農，在無產階級剛剛開始自己的鬥爭到現在，差不多一直是在帝國主義軍閥國民黨屠殺之下。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是中國職工運動的開始時期；那時北方鐵路的罷工鬥爭，實在是中國工人階級開始力爭自己階級利益及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光榮的鬥爭。中國的及帝國主義的剝削者一開始便用殺人政策對於這種革命的偉大力量。中國國民黨反動之後，更不惜學着吳佩孚和帝國主義者的手段，而且擴大到空前殘酷的整千整萬人的屠殺！國民黨想用這種殺人政策保持他的政權和地主豪紳資本家的剝削，——這始終是妄想啊！

國民黨自己實行這種空前殘酷的屠殺，自己是世界史上第一等的殺人主義的黨，他自己是中國軍閥吳佩孚等殺人政策的傳統者；但是，他還要造謠，說共產黨專門殺人放火，說共產黨是如何的殘酷。這或許是國民黨比吳佩孚高明的地方。國民黨原比吳佩孚高明啊，——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吳佩孚的屠殺殺了三十多人；一九二七年整年的國民黨屠殺，却超越了十萬人！但是國民黨的造謠伎倆，比吳佩孚等高明不了多少。他們國民黨——以廣東豪紳旅滬的團體為名，在上海各報登着廣告募捐賑濟「廣州暴動中被殺的人」，說甚麼「共產黨殺了六千人」，但是，同時那幾天的報紙有廣州專電的消息，說國民黨政府在廣州「肅清共產」，三天之內殺了五千七百餘人。這不是很明顯的麼：被殺六千人之中，至少有五千七百多是國民黨殺的而並非共產黨殺的。最近，中外資本家的聯合機關——華洋義賑會，又在各報登啓事，說甚麼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實行殺人政策。這種謠言，是誰也不能相信的。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剷除

了土豪鄉紳反革命派，根本推翻了半封建的土地關係，建立了工農最大多數民衆自己的政府。這種革命事業是誰做的？是海陸豐工農貧民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羣衆自己所做的。現在的工農貧民，已經不是二七時代的工農貧民了！二七屠殺之後，中國的工人階級還沒有能立刻起來答覆這種屠殺。但是一九二七年整年的國民黨屠殺之後，各省的工農民衆便有能起來答覆，尤其是海陸豐的工農是得到武裝暴動的勝利。軍閥國民黨豪紳資本家啊，你們以爲中國的工農貧民是應當聽你們宰割屠殺而不反抗嗎？——現在不是如此的時候了。二七以來，中國工人和農民已經在鬥爭之中團結了相當的力量，有了相當的階級覺悟。他們已經知道如何的對付你們的混戰壓迫和屠殺！

海陸豐的蘇維埃政府已經存在三四個月。

廣東的海南島及南路海康一帶的蘇維埃政府已經成立。

廣東北境農民暴動也已經擴大到四五縣。

江西的高安遂州等縣農民暴動最近得到勝利。

湖北西境當陽等處地方農民反抗豪紳的鬥爭非常劇烈。

江蘇浙江之松江（楓涇）嘉興江陰江北等處亦是如此。

這些都不過是最近兩天的零星消息，——資產階級報紙的消息。工農民衆是在自發的起來和現在的吳佩孚——國民黨張作霖等奮鬥。革命的潮流正要洶湧的起來，剷除一切吳佩孚——蔣介石程潛白崇禧李濟張發奎等等。

殺人政策，不是共產黨的政策，而是這些新吳佩孚——國民黨的政策！

國民黨的殺人政策目的在甚麼地方？國民黨在這整千整萬的屠殺當中，做些甚麼事？第一是賣國，勾結帝國主義。宋子文爲着向英美烟公司借款三百萬，而壓迫上海英美烟廠的罷工，親口答應帝國主義者：「現在已有停止民衆運動的命令，可以保證工人即日復工」。第二是做地主豪紳資本家的走狗。他在上海江浙想規定陰歷年初二廠主店東可以自由辭退工人店員，雖然後來假意收回了這一成命，但是一開新年，上海的先施永安等大公司，立刻開除三百餘工友，其他各業各廠也有大批的開除，而國民黨的政府和官辦工會（工統，工總等）都幫着壓迫工人。他在漢口已經用命令將「所有前此總分各工會與廠方所訂苛刻條件，着即一律取消。」他在廣東，則李濟琛將一切工會完全封閉。國民黨並且屢次下令禁止農民抗租，限定減租的程度。這些，——便是他殺人的目的了。

最近白色恐怖的加緊：如江浙浙江各鄉的屠殺；如武漢的搜捕，一月二十八日殺戮湖北各縣工農領袖幾十人；如長沙則一月十八日槍斃工農領袖共產黨人七人；如蕪湖則逮捕四五十人；如江西則通緝餘千鄒陽弋陽等縣農民領袖幾十名，槍斃永修共產黨員余聯早，——這種普遍的殺人政策，完全是和吳佩孚同等的當帝國主義豪紳資本家的走狗。最近的國民黨白色恐怖，就是代表現時地主資本家的進攻。

工農革命的武裝暴動，是要推翻這些走狗劊子手，這些劊子手當然是該殺的！可是這些走狗劊子手是極少數的人。工農的羣衆革命決用不着標榜甚麼殺人政策；廣大的羣衆暴動，剷除這些劊子手是當然的，是用不着甚麼殺人政策的。只有這些少數的豪紳資本家，要以強暴力量維持他們對於極大多數工農

的統治，才要實行如此的殺人政策——國民黨的忠實總理吳佩孚傳統的殺人政策！

中國幾萬萬的工農，在今年二七紀念的時候，就應當努力團結自己的力量，組織自己的力量，發展一般的反抗鬥爭，反抗這些國民黨與非國民黨的一切種種新吳佩孚，更要紀念我們的廣州蘇維埃革命的暴動，努力贊助海陸豐蘇維埃政府的發展……繼續二七以來革命烈士而奮鬥，剷除這些劊子手，而建立蘇維埃的中國。我們要如此紀念二七！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

準備第二次大戰之資本主義世界

超麟

近年來，世界資本主義之經濟復興，是一件事實。

世界的資產階級，甚至於中國的豪紳新軍閥，以為資本主義已經穩定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可以長治久安了，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可以鎮壓下去了，從此可以高枕安眠了；帝國主義者，因此就趾高氣揚起來，無顧忌的向無產階級國家進攻；蔣介石等，中國豪紳資產階級之代表人，也跟着殺害蘇聯的外交官吏，宣布「對俄絕交」，無廉恥的公開宣言，「與列強聯合一致共同反對第三國際」，公開投到帝國主義的懷抱中去，告奮勇去鎮壓中國的工農革命并幫助帝國主義去撲滅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

帝國主義者及中國豪紳資產階級這樣肆無忌憚的向世界的革命勢力進攻，無非他們認定他們的資本主義統治已經穩定而不能動搖了。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不妨把眼光放遠一點放深刻一點看看。我們從客觀上觀察的結果，顯然發見：他們是太過於樂觀了。

說到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復興，固然不錯，我們是應該承認事實的。近年來，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一般說來，已經恢復到大戰前的狀況，甚至有幾部分還超過戰前的水平線。試拿幾種重要的生產做例。鐵的生產——一九二五年已達到戰前百分之九七·六，一九二六年則達到百分之一〇〇·五，去年（一九二七年）的生產當然更為增加。鋼的生產——一九二五年已經超過戰前（百分之一一八·五），一九二六年又增至百分之一二二·六，去年雖還沒有完全統計看見，但由上半年的生產看來，已經增加甚快了。麥子生產——一九二五年也已佔戰前一〇七·二，一九二六年更增至一一〇·五，一九二七年則為一一二·三。其他各種生產品有許多也是很快的增加其生產量。拿單個國家來說，譬如美國，他的工業生產平均說起來，一九二五年已佔戰前百分之一四八，一九二六年更佔百分之一五二。英國日本等雖然發展較慢，但大體上已都超過戰前了。至於各國的商業，則雖然比生產恢復得更慢，但大體說來，也都已恢復了戰前的水平線。此外，生產技術最近幾年來尤有突飛之進步；尤其

可注意的，即生產的組織，如所謂工業的「合理化」(Rationalisation)及國際大托辣斯或嘉狄爾之結合等，更能促進生產力的增加。

這些數目及事實都說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之復興是明顯的事實而不可遮掩的。共產主義者絕不隱蔽事實，而必須承認事實，研究事實的因果。共產主義者承認資本主義經濟的復興，承認資本主義生產貿易各方面已恢復到戰前的水平線，但他們不承認資本主義已經確實穩定了；——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復興是一回事，而資本主義能否確實穩定又是一回事。

這個斷語在帝國主義者及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理論家看來，是一種矛盾，但這是辯證法的矛盾，這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之辯證法的矛盾。

這是怎樣講呢？原來資本主義雖然恢復了戰前的水平線，乃至超過了戰前的水平線，但這並不是說他消滅了或減少了他的根本的矛盾性——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無論資本主義如何發展其生產力，但商品仍然是為市場而生產的。資本家的個人及資本主義的國家，他們製造商品

，並不是為社會的需要，而是為增多自己的利潤，結果某一部分商品生產太多，市場消納不下，遂發生生產過剩而引起經濟的恐慌。這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產之自然結果，在資本主義制度底下，是沒有方法可以消滅或預防恐慌的。資本家只有聽其自然，或者縮減生產，或者加緊爭奪新的市場。但恐慌停止了，經濟恢復了，各樣經濟生活都能照樣進行而且比恐慌發生以前更加發展了，但經過相當時期之後，立即又有新的規模更大的破壞更甚的恐慌發生。如此循環不已，結果必至資本主義本身消滅新的制度代之而興而後已。這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本有的法則，辯證法發展的法則。資本主義一日存在，這種法則也就一日發生效用。現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比戰前發展，但這種支配資本主義的矛盾法則也就更加明顯表現出來。

事實是怎樣呢？資本主義經濟恢復并發展了，於是爭奪市場問題遂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間生死存亡的問題。換言之，每個資本主義國家必須為本國的商品找到舒暢的市場，不然，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一失敗，馬上引起國內經濟的恐慌，而整個國家生活就有隨之破產的危險。這完

全與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夜一樣，而且更加真切。資本主義發展至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夜，市場的競爭者已經不是一個國家內之資本家的個人，而是國際上資本主義的國家了。到這時候，解決市場恐慌的方法，就不是縮減生產或另找新市場的舊的和平的方法所能做到，而必須訴之於武力，這就是一九一四年大戰的真實原因。現在，市場的競爭者更明顯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而解決生產過剩的恐慌方法也更明顯非訴之於武力不可。這是在許多事實裏可以看出來的。第一，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速率，在各國間并不是均衡的。有些國家發展得異常之快，如美國；有些國家則遇着許多經濟的難關，如英國；有些國家經濟是戰後才長足發展的，如坎拿大；有些國家則平穩無多大進步，如法國意大利。總而言之，加入市場競爭的國家比戰前更多了，競爭的形勢改變了，各國間關係也不同了，世界貿易的重心也由歐洲移至美洲，一部分也移至亞洲太平洋沿岸了。這些都說明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不但不比以前減輕，而且比以前加重。第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是向前發展的，但世界的市場是有限制的，爭奪市場的問

題遂成爲比以前無論何時更嚴重的問題，即比一九一四年大戰前也更嚴重。第三，資產階級政治家曾經想盡種種和平方法來解決此嚴重的爭奪市場問題，但結果祇成幻想。一九二六年幾個有名的銀行家共同發表一主張自由貿易的宣言，但得不到應聲。一九二七年，國際聯盟以一團結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利益「目的召集之經濟會議，也是一場無結果而散。所謂資本主義經濟復興的結果，所有解決市場問題的方法——都祇是第二次的帝國主義大戰。近年來資本主義發展之辯證法的矛盾律，就是：因部分的暫時的穩定而提高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因生產力的提高而引起了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因恐慌的發生而使國際市場問題更帶嚴重的意味，因解決國際市場問題而爆發世界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於是就將資本主義穩定本身打破了。

新的第二次的帝國主義大戰之危險，再沒有比近來更迫切的了。一九一八年戰後各帝國主義國家間所分割的世界，現在顯然已非重新分割一次不可。美國是第一個不滿意現狀的，他國內生產的商品太多了，必須有肥美的

亞洲市場爲之銷售，他尤其想獨霸中國。英國也是不滿意的，他眼看許多殖民地的市場都一個一個的脫離了他了。日本也是不滿意的，英美時常在遠東妨礙他的行動。

法意也是不滿意的，因爲他們中間時常有許多「爭執」，關於多瑙河流域諸地及地中海沿岸諸地。德國更是不滿意的，因爲他失了許多殖民地，現在一處也沒有收轉來。這些國家間互相爲爭奪市場而起衝突，發生目前「甚爲塵上」的許多問題：太平洋問題（英美日爭太平洋沿岸市場的衝突），地中海問題（英法意爭地中海沿岸市場的衝突），石油問題（英美爭石油的衝突）……。

試拿石油問題來看，就可看出這些衝突之嚴重。美國 *World's Works* 雜誌去年十月號有一篇論文論石油問題說：

「石油問題在二英格盧撒克遜民族間之和平與互解上，實有莫大的危險。美國的實業界必然隨其需要之增加而取得政府更多的幫助。如果英國政府與英國石油業者取同一旨趣，則美國政府早晚亦必與美國石油業者取同一旨趣。實業者

間的爭鬥如果變成了兩國政府間的爭鬥，則非常
的戰爭恐怖必將不能避免矣。」

這樣，各帝國主義者必然從事於準備戰爭的爆發，必然在縱橫捭闔的外交上聯絡戰爭的同盟者，結合秘密的條約等等。同時，所謂和平會議，所謂縮減軍備會議等掩耳盜鈴的把戲，又必然加緊一幕幕的排演出來。但世界上有幾個人瞎了眼睛相信他們的「和平」誠意呢？當他們排演「和平」把戲同時，他們正在儘量擴充軍備。拿英法意美日五國來說，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七年，這五國軍隊的數目由一·八八八·〇〇〇增至二·二六二·〇〇〇；軍費預算由二·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增至三·九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元；飛機由二·六五五架（一九二五年）增至四·三四〇架；軍艦噸量由七四四·〇〇〇噸（一九二六年）增至四六四·〇〇〇噸。於此我們不僅看出第二次大戰之不可避免，而且看出已經迫切了。

在這由資本主義部分的暫時的穩定走至第二次大戰的時候，世界革命運動突然又有重新高漲之徵兆（關於世界

革命的運動，我們留待下文再說），中國工農革命之深入擴大就是此高潮重來之一部分的表现。我們反對第二次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我們準備「改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以革命的手段根本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

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勾結中的海關

問題

典琦

中國與帝國主義者所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其中以關於海關稅和海關行政的為最足以制限中國民族的發展。中國的革命，是要解放數萬萬被壓迫民衆於封建制度與帝國主義連環壓迫之下，因此，一開始便從民衆中叫出「關稅自主」的口號，而帝國主義者在五四運動後有華盛頓會議，在五卅運動後有北京關稅會議，都提出關稅問題來做民族改良的條件。現在中國的工農兵士貧民羣衆反對帝國主義和其一切工具更日益激烈了，帝國主義者又要和所謂國民政府來開關稅會議了。中國民衆所要求的是澈底的關稅自主，根本推翻帝國主義者對華的財政統治，而帝國

主義者和其在華工具——北京政府或南京政府開關稅會議的目的，則在於維持原來的海關制度，延長其統治中國的財政制遏中國經濟的發展之權力。

據東方社一月二十四日北京電：安格聯氏被中國政府罷免後，繼安於一年之猶豫期間中為代理總稅務司之易執士氏將於本月三十一日期滿，是日為安格聯氏之罷免猶豫期間滿期之日，同時易執士氏，任期亦已告終，故後任總稅務司一席，復成爲極有興味之問題……。易執士氏將於任滿時託英使藍浦生氏向北京政府交涉，請求正式任命彼為總稅務司；英國方面亦願以關會再開及由關稅收入中撥付行政費之一部以爲代價。又二十七日電：代理稅務司易執士之正式總稅務司任命問題現尙未解決，易氏爲求得國民政府之諒解及關於保持海關制度，與國民政府當局謀疏通起見，定於數日中赴滬，並擬乘機以個人之資格，與國民政府當局商議重開關稅會議事項。又三十日電：英使藍浦生氏近日將與代理總稅務司易執士氏前後兩下：：與國民政府折衝之際，當然以海關問題爲話題，乃不難想像者，北京政府大體已決定任易執士爲總稅務司，在易

執士對於此職之任命，有先得國民政府方面諒解之必要，故徵諸宋子文所發表關於海關管理權之宣言，易氏或將乘此機會，以重開關稅會議實施一成二釐半國定稅率及其他之斡旋為條件，向國民政府提出重大之提議……。

自從代表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政府對俄宣布絕交以後，各國帝國主義者的論調都汲汲於要和南京政府親密地勾結，其目的在使「南方不至再落於蘇俄勢力之下」；在使南北雙方「言歸於好」，在帝國主義者新舊並寵之下，實行分治合作，不因爭寵而起風波。

帝國主義者深知道南京政府的對俄絕交，具有十分要求寵愛的吊膀子意義，同時，為鎮壓南方革命的高潮起見，的確有好好地維持並運用這一新工具的必要，所以趕快允許他承恩分寵。有一位懷特氏在紐約竟說：如果英美不幫助國民黨，俄國難免再來。這話未免說得小心破膽一點，其實日本帝國主義者早已和南京勾結得親密，自然要感着「英美何可後人」之意。於是乎藍浦生便要以海關問題而與國民政府折衝了。

吃醋撒嬌的南京政府，其財政部長宋子文宣言：國民

政府在統轄廿一省之十六省，所收關稅，約佔百分之七十，加以管轄北京之當局又非前經承認政府之法律繼承者，國民政府自不能承認任何團體有單獨行使管理關政之權，或有派任何代理人行使此種管理之權。又其代理外交總長郭泰祺聲稱宋之宣言並無干涉以海關入稅續付外債之意。不過內債，以在國民政府統轄境內所收之關稅，繼續供北京政府用作抵禦國民軍之兵費，似欠公允……易執士代理總稅務司，國民政府迄未承認，新總稅務司未任定以前，凡國民政府統轄境內，關於海關之新任命，非由上海稅務司美士君薦舉，國民政府礙難承認……易之南下，由渠自請。

南京政府如此地捏捏作態，可是帝國主義者還要以為譏笑的口吻去鑿穿他，說易執士是宋子文請來的，國民政府實際只統治江浙二省，十六省的話，不過哄哄自己。

據三日北京電：易執士未行前，有致某方節略一件，略謂，為承認中國有自定稅則之自由起見，第一步將現行之二五附加稅改由海關徵收；第二步請外交團於國定稅率未宣布前，允將稅率增至值百抽十二又二分之一，立即取

消二五附加稅。照此辦法，暫可由所徵舊有及新增各稅內，將以關稅作抵之外債賠款及整理案公債，一律付還。其餘稅款，查照通商口岸所徵稅額分配，於每月中撥給傳轉各該口岸之政府。如在一九二七年，照上法依海關貿易總冊所載貨稅通盤核計，約有關平六千萬兩，可以按成分撥各方。如中國各方同意，可在上海開稅率委員會云云。可見這次事情，帝國主義者要將二五附稅拿到他們手中去支配，關稅權是更加集中於帝國主義者之手，而且在形式上也要所謂國民政府與張作霖共同擁戴那一太上政府——總稅務司易執士。不過他允許將關稅分給各方政府罷了。

至今還拿着五六年前共產黨即已提出來的「廢除不平等條約」一口號做幌子（雖然他們要肅清共產黨理論）的國民黨，他們如此這般地聽命於帝國主義，能不能建設他們的所謂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呢？誰也知道：如果資產階級要建設一個資本主義的新國家，必須一方面能運用一些對於工農的改良政策來和緩革命的高潮，另一方面能打破帝國主義束縛中國經濟發展的種種枷鎖。可是，現在這麼

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他只能完全背道而馳地實行白色恐怖，對俄絕交，停止民衆運動……百般獻媚以求帝國主義之諒解，直到他們死滅，還是不能走上一條比較正當的出路。

他們現在將很滿意地接受帝國主義擲下的關稅了。他們所爭執的是必須按照十六省與五省的比例來分配罷了。但是，當這個時候，中國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對於帝國主義和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勾結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必然無情地推翻他們的統治權，建設蘇維埃的新中國。到了中國完全統治於工農兵蘇維埃政權之下的時候，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民族發展的一切鎖鍊都必然打毀了，海關權自不必說。到那時才是中華民族自由發展的日子。

一九二八年二月四日

如火如荼的奉天農民暴動 綺園

「農民暴動」的烈燄，行將在這一年內更廣泛的更偉大的燃燒，其勢必燎原於全國，不論在任何軍閥所統治的

地方。這個口號固然是我們所積極主張，而且以大無畏英勇的精神來實行，但斷不是我們空想出來的渺茫的方法。這是事實。看之乎階級鬥爭不管是社會的病理也罷生理也罷，但是事實總還是事實。試問現在中國的農民，處在這個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的生活條件底下，不暴動又怎麼樣？祇有暴動是農民唯一的出路。因此，這種現象，就造成了全國的暴動的局面。我們——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祇是努力將各處自發的農民暴動，加以縝密的組織周詳的計劃和英勇的領導，使之能迅速地得到勝利，把反動的統治者的政權從龍床上摔下來，建設工農兵自己的蘇維埃國家。暴動是羣衆所要求，力量是在他們自己身上，廣州和海陸豐的事件不很可證明麼？更有中國共產黨堅決的領導，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末日裁判，恐怕就在目前。你看，胡漢民孫科伍朝樞這批反動的領袖不是借水遁了麼，據他們自己說，跑的原因是因爲處置中國的革命（？）沒有辦法，自然還有他們羣狗爭食的其他問題。可見代表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是沒有辦法的，或者不願意有。至於跑了，因爲他們很多搜括來的錢。

布爾塞維克 第十六期

南方的所謂忠實同志既然束手彷徨，那麼高據燕京預備登其大寶的張雨帥辦法就很多了嗎？不，也是一點都沒有。他只有龍蹠虎踞地坐在深宮裏聽候死的到來。最近奉天東部的農民如火如荼的起來暴動，比諸被敵人攻下大名破了徐州，更來得心驚胆碎。奉天原是張大軍閥的發祥之地，他在關內雄飛奮發，誰都奈何他不得，也靠了這座長白山做他的憑藉。他殺人是不会眨眼的，誰觸犯他，就等於觸犯了太歲，非死不可。真的，在奉天城市只能看見相對搖頭，却很難聽出一句說大帥不好的壞話。但是，奉天的人民到底還是人，既然做了人自然就想生存，而且想好好的生活。到生活無着求死不得的時候，也顧不了大帥會殺人的權威了。奉天東部農民的暴動，終於從大帥的積壓底下爆發起來。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大小走狗們又大聲的喊了，他們說這又是共產黨的搗亂政策。我們想，這次奉天農民的暴動如果得着共產黨有計劃的指導，把自發的狀態變成更有組織的鬥爭，勝利當然不止如此的。

在奉天的東部，與朝鮮之北吉林之南相接壤的通化臨

五一五

江輯安東桓仁寬甸幾縣地方的大刀會（農民的組織），於一月一日以來，即四處騷動。在通化六道溝一帶的，一旬之中佔據十二村莊，搶去警察槍械七十支，圍攻縣城，城外各官署均被焚燒。在輯安一帶的，割斷電話電報，燒燬二村落，手持赤旗，向農民宣傳共產。在臨江一帶的，擊斃警察六十名，擄去縣知事，焚燬縣署內一切卷宗。八道溝三道溝黃柏甸子周圍二百里，盡為會衆佔領。大刀會據守各縣險要，聲勢浩大。他們高唱不擾民的口號。鄉村農民尤多表示歡迎與贊助。不但會衆所到之地，居民予以多大的方便，而農工份子及各縣自衛團聞風加入的更踵相接。各地警察官懼其威勢，並因薪水微薄，相繼辭職者甚多。所有警察不是逃散，便攜械加入，全然陷於無警察狀態。他們並發表打倒張作霖的宣言，指出：一、張作霖盤踞東三省，為發展其私利計，連年從事內戰，以至民不聊生，實屬罪大惡極；二、張作霖不恤民艱，迭施嚴酷的非注重稅，暴行虐政，不勝枚舉，民衆應一致奮起反抗，共滅此民賊。北方農民暴動反抗軍閥的政治鬥爭從北洋軍閥最根深蒂固的地方勃發了。

他們不獨徒然聚衆反抗，並且要求建設自己的政權。至於這個政權形式對與不對是另一問題。多謝日本帝國主義的電通機關東方社，他於一月二十五日在很隔膜，而且在當局極力掩蔽此種事實的奉天，告訴我們一很可寶貴的消息。他說：「自號全省公民團之大刀會，停止攻擊通化及臨江兩縣。在輯安寬甸桓仁縣境，着手設置連村自治之地方行政機關。久疲於苛政的省民，頗期大刀會有所施設。此項革命的色彩，在舊歷正月後，將成有力化。奉天省民，現暗中騰歡者已不知幾人云云。」大概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機關不至於替革命的民衆做謠惑衆罷。那麼，請看這次農民暴動是個什麼樣的性質？張雨帥聞報之下，赫然震怒，立刻着清鄉督辦齊恩銘督隊二團往勦，並調駐在廊坊之奉天騎兵一千五百名回去幫忙，奉督吳俊陞因形勢緊張且親自出馬，更爲防阻大刀會蔓延起見，下令各縣一律嚴重取締。如果這種殘暴屠殺政策能夠收效，則在國民黨忠實同志所宰制下之各省早已高唱太平了。結果怎樣呢？十二日消息：十日與討伐之官兵演猛烈市街戰的農民軍別動隊，由正面襲擊官兵，圍而破之

，并突入通化城內放火，焚去官廨八十餘所，然後率全軍退往城外二里之地點。一月十四晚那位齊督辦在距通化六里之處，三方受大刀會包圍攻擊，大敗逃回。官軍屢次進攻都是失利的。聰明的當局自知無法消滅其勢力，乃向大刀會提出和議條件：（一）大刀會將一切武器繳入官軍；（二）大刀會將其原有名稱改為地方自衛民團；（三）大刀會應受特別優待。法子真好，他們想大刀會先行繳械，再來繳頭，又可不折不扣一兵不費一矢。可惜，民衆既然會作亂，不像以前默氣了。他們完全拒絕此種計誘，而且準備大舉進攻。當局計不得逞，力量又夠不上，於是自然想到最後的第三個辦法：請求日本帝國主義幫忙。他們想誘使日本軍隊出動討伐大刀會，乃盛傳通化大刀會員戕殺日本領事分館館員，并謂大刀會中有不逞鮮人在內。倒很像蔣介石去年耍的手法，他天天製做上海工人某日要衝入租界的謠言，意思是求洋大人賞臉，和他合力屠殺革命的上海工人。軍閥們表面雖然互相攻殺，內心裏原是一致的！

這次奉天農民反軍閥的鬥爭，目下依然沒有停息，還

布爾塞維克 第十六期

一天一天的擴大。固然；他們有十七萬多的基本會衆，更加一般平民的同情與援助，在他們未得到絕對勝利之前，是不會停息的。並且他們在軍事的技術上也有種種特長：第一是行動迅速而有統一性；第二是團結力堅固，尤不怕死；第三是嚴守秘密，而與紅鬍子等互相聯絡；第四還有最新式武器。雖然，他們也有許多缺點，譬如迷信神權；不提出土地革命而祇以鄉村自治為建設目標；不撲滅地主豪紳，仍留着軍閥的孽種；沒有很明確的頒佈革命的政綱等等。然而這是暴動初期所不能免的現象，只要這個運動能夠發展擴大，能夠更深入羣衆，不斷的鬥爭，這些錯誤並非不可矯正的。我們相信奉張的天下已到了山窮水盡，這次東部農民的煽興，就是他的致命傷。奉天全省，以至東三省，以至直魯各省的農民不久也要試試他們的腕力了呵！不用說別的，只看看軍閥們搜括民財的方法，也知道貧苦民衆斷斷忍受不來的。軍閥們爲了互相攻殺，各自養了許多兵。養兵要錢的，那裏有許多錢拿呢？最好莫如發紙票。不兌現的紙票充斥市面，在軍閥的鐵蹄底下，也只能維持「打折扣」的信用。最

五一七

近奉天鈔票每十六元才值大洋一元，而且繼續低跌；商店購物一律拒收紙票，工人要求以現銀支付工資，兵士要求以現金發餉，農民以一年辛苦博來的穀食却換回沒處使用的鈔票。這種政府還能支持下去嗎？絕對不可能。

據說城市的工人醞釀着暴動，商民也準備了罷市，一營的黑龍江騎兵攜械跑了，兵變只是時間問題。這個簡直是全省暴動的形勢，東部農民就是整個暴動的開端。這是工農貧兵士的唯一出路，也是軍閥統治下必然的結果。

不要臉山西督軍閻錫山，他竟如此滑稽的打電報給他們的蔣總司令，說通化臨江大刀紅槍兩會，皆有他的便衣隊指揮。他要把這次烘烘烈烈的奉天農民反軍閥的鬥爭，

變成他的一枝別動隊伍。好神怪的閻錫山的便衣隊，他竟能從山西越過直隸或三特別區直到奉天的最東部來指揮農民起來。大概他的便衣隊是飛機做的，不然，就是在他未出娘胎之前已定下的計策。其實，這位軍閥自己也應當心點，他搜括了山西民衆十六年，施行不見得比奉張少的反動政策，最近以全省人民來作孤注，拚命的爲保持地盤來打仗。山西境內的農民早已不能忍受了。他們不久要和你算賬的。這盤賬就是「暴動」。你的兵士也不能爲幾元錢一月來替你當砲灰了，不久也會和你算賬的，這盤賬就是「兵變」。到那時候，你或者以爲張作霖的便衣隊作怪罷？這些至死不變的孱頭！

武漢工農的革命聲威（漢口通信）

浚 三

自從國民黨反動以後，白色恐怖遍布武漢，革命的工人和黨人被捕下獄和屠殺的半年的總數，約在一千以上。

這種慘無人道的摧殘革命，在中國大都市除了廣州上海，大概就是這武漢了。但是武漢革命的工人及其他一切的革命分子，仍繼續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英勇的向那豪紳資

產階級的政府和新軍閥作繼續不斷的鬥爭，其聲威及力量有傾覆和消滅他們的可能。茲特分述於下：

自去年七月間國民黨反動之後，汪精衛唐生智，這一班豪紳資產階級和新軍閥，想利用改良的手段拿改組會來欺騙工人。在他們口頭上說要替工人謀利益，但實際上

却是替資本家店東壓迫和剝削這些勞苦羣衆的。在八月間，有車夫工人爲反抗車行加租的罷工，郵務工人爲反對郵務管理局取消舊條件而罷工，染織工人的大罷工。九月底有紗廠工人反對廠主停工和減薪的大罷工。在這些工人爲本身的利益罷工奮鬥當中，改組會已完全露出了他們的假面具。工人及其他一切的勞苦的羣衆都知道他們不但沒有一句話是站在工人方面，且替資本家廠主請軍隊逮捕工人，屠殺工人。因此反國民黨，反改組會的運動，也大吃緊起來了。武昌在數萬的羣衆大會中，槍斃改組委員五人。漢口漢陽殺改組委員的赤色恐怖，也布滿了全城。最近漢陽警察被打，署長逃，巡長被殺，繼以橋口的大工賊熊老九被殺，又漢口衛戍司令部密探被殺，其他小工賊惡店東繼續被殺的，約在二十以上。街道上的炸彈及手鎗聲，白日黑夜時有所聞。尤其是在最近的幾天以來，資本家反動派工賊惡店東都恐慌到了萬狀，已經是「不便外出」匿居了。但同時他們也正在向無產階級及一般貧苦的民衆進攻，協同一致到處大舉搜捕革命黨人，同時於十七日宣佈武漢三鎮特別戒嚴一個月。

布爾塞維克 第十六期

十八日漢口衛戍司令部槍斃總工會秘書長黃五一及車夫領袖李協臣等八名。又紗廠領袖侯步陸等數名，同日武昌漢陽均有甚多工人及共產黨員就義。此次被難的同志及革命的工人總數約在四十以上。這却爲武漢罕見的大殺戮，也就是武漢統治階級和反動派恐慌與動搖的反證啊！

武漢自唐生智汪精衛等大搜刮以後，金融就在危機萬狀中，奄奄一息的支持着。市面上的蕭條已達極點，尤其是武昌漢陽停止營業的鋪戶是日有所聞。漢口在未戒嚴前，至晚九時以後也少行人了。半年以前轟轟烈烈的武漢，現在竟被軍閥鬧到荒城一般了。此次廣西派的軍閥白崇禧胡宗鐸等到了武漢，搜刮更加厲害，以軍餉名義抽鋪戶住客房租兩月不算，又以冬防名義抽兩月，總計抽了四個月，每家鋪戶住客被抽至少都在一百元以上，總計約在一千萬左右。每日由武漢衛戍司令部派駁船隊協同公安局沿戶勒令索取，如有絲毫反抗的或當時有拿不出的情形，即逮捕下獄以反革命論罪。現在收繳的總數已在四百萬以上，在一般中小商人已是怨言載道了，反動的統治階級的經濟出路已經走到了盡頭了，這四個月的房

還是以解散店員工會停止一切民衆運動的條件與大資產階級的總商會換來的。但是換得了這筆的救命款子，結果兵士只能暫發兩角，長官一元，勉強的開了差。而某兩團的兵士在武昌開拔時竟提出「不發餉不開差」的要求。

鄂南有很多兵士自動貼出標語「不發餉不打仗」，尤其是十三軍陳嘉祐的部隊最多。這些軍閥雖是不顧民生的痛苦，不惜用慘忍的手段，但是目前已無法再施了。沙市以上的收入盡歸楊森所得，鄂東爲魏益三任應岐坐地報銷，鄂北爲樊鍾秀一手把持，京漢路收入不敷，武長路已破產，該局員司已四月無薪，至於停車不能維持的狀態了。現在武漢的經濟的破產，已無絲毫挽救的餘地了。

這班新軍閥現在及將來亦無條件可交換了，只有實現他們最後一着——綁票辦法了。前日漢口中孚里某錢莊被劫，確是某指揮部的汽車載人進去的，并據該錢莊人云，確係有符號的正式軍隊。在外縣那就更不用說了，是他們唯一的籌款辦法。

武漢的新式工廠要算六家大紗廠及兩家烟廠罷了，但是這些工廠在九月底已陸續都停工，現在無一家開門，武

漢的失業工人除原有的不算新近的總數已達六萬以上，紡織工人佔三萬以上，店員佔一萬左右，碼頭在一萬以上，烟廠在一萬以內，其他手工業工人如染織作坊約計也在一萬以內。這些廠主店東這樣紛紛停工大批的辭退工人，其主要的原由，却因武漢金融枯竭所致，當然內中也有一部份是故意向工人進攻的。這些失業工人現在無絲毫謀生之餘地，大多數雖是走散四鄉，然留在此地無家可歸無路可走的亦不在少數。去年年底兩湖戰爭開始，武漢軍隊出動時，胡宗鐸等大舉拉夫，其被拉的總數約在五千人以上，在一月四五日之內拉得是最厲害，不問長衣短衣居民商人一概都要，長衣的是要錢，短衣的是要出力。但是所謂軍事當局的他們却又否認革命軍拉夫。這個滑稽的笑話還不算，當武漢的軍隊開完了之後，夫子已經拉完的時候，所謂衛戍司令部却出了一張布告說：「據武漢公安局呈稱，近日時有發現兵士借拉夫爲名，索款其實……查拉夫向爲例禁……實有害軍譽，而礙治安……特此布告遵行勿違」。

此次兩湖戰爭，在反動的機關報是始終沒有宣布的，

好在武漢的新聞界又完全是他們極馴伏的走狗，替他們秘密得非尋常。可是帝國主義者的漢口外報和上海申新等報紙，偏偏把他們的戰事登出了。其實武漢的民衆在他們的軍隊一開動時便知道了。他們戰事開始時怕震動了武漢的居民而動搖了後防，不料武漢民衆反對新軍閥戰爭日烈，而武裝暴動的情緒亦日益激烈，尤其是被拉夫的碼頭工人和車夫工人羣衆暴動的情緒是日高萬丈，暴動的組織亦日益擴大和堅固起來。暴動的傳單在武漢是飛得雪花一般，暴動的標語：「暴動打倒胡宗鐸白崇禧程潛等新軍閥」「暴動建立武漢蘇維埃政權——工農兵代表會議」「不能過年的窮苦民衆們暴動起來」「工農兵總暴動萬歲」等等在武漢大街小巷日有所見。炸彈手鎗赤色恐怖案日有發現，市面上的恐慌日緊一日。十七日起漢口七時武昌漢陽五時半即斷絕行人，此時又值外縣革命潮流大高漲，漢川農民襲擊縣城，黃梅縣城被圍，孝感縣告急，黃岡縣亦恐慌，各縣土豪劣紳逃難來漢日有數百的奔走相告，異口同聲，共產黨「復活」，聲勢浩大，革命大起。十四日武昌農民起於洪山，襲擊武昌東門，漢口農

民起於後湖，大殺土豪劣紳，漢陽農民大起鸚鵡洲，因此十七日形勢更嚴重了，市面上的狀態，好像共產黨馬上就要到來一般似的。有的說：共產黨將於三日內大暴動；有的說：共產黨將調五十萬農軍圍攻武漢；有的說：共產黨工農革命軍總司令賀龍於十四日乘某口輪攜來盒子炮三千枝，機鎗四十架其他軍用品甚多，交給武漢工人暴動；有的說：共產黨確於十七日大暴動，以取得電燈公司，息滅電燈，破壞電話電報兩局爲入手。這時武漢的謠言極盛，市面恐慌達到異常的形勢。大有「共產政府」即日實現之概。十五日公安局和衛戍司令部雙重禁令武漢三鎮舊年燃炮，惟恐與共產黨槍聲混雜莫辨。十六日公安局勒令每日即晚燃門燈一盞，并勒令每家至少要備一盞以上的油燈，唯恐共產黨息滅電燈。這兩個雙重的禁令，一使爆竹店東憤恨，一使洋燈鋪子老板發財大高興。十七日戒嚴便提早了一點鐘，布防街道的軍警更密了。這時武漢駐軍雖有四師之衆，代理衛戍司令狗鷄巴的陶鈞雖是小聰明，可是他自知他的部下前省防軍的雜色軍隊，戰鬥力是不及共產黨的三枝盒子炮，并且這些兵士時有轉變

的可能，所可靠的僅新編十三軍，不過三團之力，但亦非他所能指揮的。前方戰事的緊急，同時程胡葉各有猜忌，時有危險消息傳來的可能，這都是狗雞巴的小聰明者心中所明白的。他們如此的恐慌真是意中的事。

十七日市面雖是恐慌萬狀，但是在一般小商人反而不大驚慌，他們的態度轉變了。他們覺得共產黨早遲總會要來到的；「共產政府」終有一日要實現的；寧願受共產黨「一下的浩劫」安心樂業，不願今日的房租，明日的舖捐，今日的大暴動，明日的大戒嚴，不安枕席的生活着。同日武漢衛戍司令部公安局及一切反動派全體日夜動員搜捕共產黨，當日車夫被捕三十餘人，武昌被捕十餘人，漢陽先後被捕二十餘人。十八日下午三時起槍斃黃五一及車夫領袖李協臣等九名，文新印書館張培新等五名，紗廠領袖侯步陞等十名，武昌葉英華等八名，漢陽亦有數

河南工農的反馮戰爭（鄭州通信）

背叛革命，調和軍漢合作的馮玉祥，在去年五月利用武漢與奉軍苦戰，輕巧的佔據河南後，他終日幹的是屠殺

名。這些英勇革命先烈當這十八日的下午，最後的高呼着打倒反動的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打倒一切大小軍閥，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等口號，沸騰了武漢。這一月十八日是武漢革命的民衆尤其是武漢的共產黨永不會忘記的一日啊！

總之反動的統治者軍閥內部的衝突，葉開鑫的倒戈，方振武有襲擊武漢的野心，并將成事實了。程胡白均各有異志難以聯合，兵士八個月以上的欠餉，時有譁變殺長官的可能。武漢金融的枯竭，造成整千百萬的無產階級失業。任憑那反動的統治者如何的摧殘這革命民衆，屠殺共產黨，都不會壓下這革命的高潮，消滅這革命的火花。現在星星的革命火花，將在武漢極猛烈的燃燒着，武漢大暴動或許即在目前。一月廿五日於漢口

守愚

工農，逮捕殺害共產黨員，排擠雜色軍隊，在河南境內爆發軍閥的地盤戰爭，——斬馮戰爭，馮李（鎮亞）戰爭，

張（宗昌）馮戰爭——殘酷的剝削民衆，把河南的民衆，弄得焦頭爛額，投河上吊。但馮賊一手把持着交通機關，檢查郵電，扣留新聞，把河南民衆裝在鼓裏，休想知道外面的一點消息。民衆被屠殺的慘劇，外邊也無從知道。這自然是狡猾賊馮玉祥的把戲，想把河南民衆的革命怒潮與外面遮斷起來，妄想緩和民衆的革命鬥爭，穩定他的統治。其實，工農兵士貧民，老早的是不斷的暴動起來，與新軍閥，國民黨豪紳地主資本家在那裏搏戰！現在把壯烈的鬥爭，寫幾條來，介紹給各地的革命民衆，知道河南境內，還有一枝土地革命軍，與廣東及長江流域的各地工農兵暴動，互相呼應！

河南的工農暴動除掉接受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政策領導，是中國偉大革命潮流的一支外，還有河南政治經濟的背景。經濟方面，民衆歷年來在戰爭水旱和剝削底下，受到的痛苦，是沒法形容。工人方面如鐵路工人欠餉達十五個月，最少的也有五個月，工人時常有餓死的。紗廠工人（鄭州豫豐紗廠，衛輝紗廠，彰德紗廠）合計也不下兩萬多人，統統失了業，三四萬礦工（六河溝焦作）也陷

入紗廠工人的同一命運。城市手工業工人，更其痛苦。

洋車夫每有一天只拉八九百文，還得繳六百車租，所剩不足一飽。農民是更用不着說了，只就捐的一方面說：有派糧，派草，派料，派車，派夫，派鞋，派靴，派富戶捐，派公債，派糧款捐等名目，此外還有預徵錢糧（預徵二十一年的）：這上面的十幾項，真把農民逼得死去活來，內中雖有富戶捐一項，那幾個富戶不是豪紳？歸根到底，仍然是往貧苦農民頭上一攔，吃苦的終歸是貧農。只這些捐不上算，還有門頭兵的攤派。這一項是農民最

怕的！大縣出五千，小縣出三千，馮玉祥嚴令各縣長限期辦到，辦不到的撤職懲辦下獄；這一般狗腿縣長，又找着劣紳土豪，於是在鄉村中東扯西拉，把貧苦農民硬載去當兵。這些被拉的農民，有的是家有父母妻子，靠他一人耕種贍養，這一來便家亡離散，被派的門頭兵若有逃亡，追回的便砍頭示衆，聞死者極多。在鄉村中提起門頭兵，農民沒有不震駭而憤怒！同時給豪紳一個發財的機會，他們藉着派兵，向農民詐取了無數的錢財！農民除了這種剝削以外，又遇到了剪刀問題的發生，就是農產品

普遍的低落，工業品無限制的飛漲。這自然是戰爭發生以後，交通完全阻滯，農產品運不出去，工業品運不進來，農人把糧食賣出不值錢，可是想賣點日常用的工業產品，便非常之貴，這也是使農民經濟破產時，一種不能忍受的痛苦！

政治方面更是提起來話長。兩三年來河南的統治者，都是鬼混唐朝的混蛋，十足的反革命！曾以剝削農民引起農民痛恨被槍會送終的老陝之後，經過吳佩孚張作霖靳雲鶚的宰割，現在國民黨的忠實同志馮玉祥統治河南，說什麼烏軍政時期，民衆要忍受痛苦贊助北伐大計，到處派走狗組織國民黨，所謂政治不過是籌餉籌捐，不過是爲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張目，來壓迫工農民衆！他與北京張大哥的政治不同處，是在各縣成立天足處，烏國民黨部等欺騙民衆的機關，此外在河南還演着軍閥間割據排擠明爭暗鬥的把戲。像南五處和正陽羅山新蔡等縣是任應岐的勢力範圍區，老馮休想插足其間。南陽等十幾縣是岳維峻鄧寶珊樊鍾秀的駐防區，與馮毫無關係，梁壽凱秦德純也搶有河北的幾縣，各自爲政。馮玉祥在河南不過管

轄了三十餘縣。說到了政治，河南跟別的省分一樣，是四分五裂，國民黨新軍閥們在所謂「分治合作」下霸據一方稱王！一到利害衝突，馬上又要爲「黨國利益」作戰，害死了老百姓！在這樣的政治經濟環境之下，那能不醞釀着工農貧民的暴動呢？

彰德農民衛輝工人的反抗 八月初，馮玉祥的軍隊到河北後，一般工農民衆，對於國民黨新軍閥的反革命行爲，尙不十分知道，對於馮玉祥的軍隊，尙存了很大的希望和歡迎。誰知道馮部吉鴻昌部開到後，在彰德民衆的歡迎大會上首先說：以後對不起民衆，請代籌敵軍給養。當場的槍會，便大罵，吉面紅着下台。槍會農民馬上把守四門，準備繳槍，吉鴻昌開進城內一營趕緊退出，守着車站，但給養仍取之於附近村莊的農民。衛輝紗廠工人，武裝組織工會。當時工會羣衆二千餘人，對吉鴻昌部不滿，要吉退出衛輝吉密電馮玉祥，馮以槍會羣衆在河北，屢與他部下衝突，遂回電捕殺。吉遂於新鄉帶手槍隊一營到衛輝，於清晨將紗廠包圍，派大刀隊手槍隊到工人房內逮捕工人四百餘人，當在廠內殺八人，到車站時又

殺七十餘人。將頭割下，遍懸於城門，紗廠及車站上。餘三百餘人押乘京漢車，到站即殺十數人不等，將頭懸在電線桿上，向槍會示威。彰德槍會在馮壓迫與屠殺之後，即對馮備戰。旋於八月底，槍會萬餘人包圍彰德城之馮部一團，激戰三四日，將馮部繳械一營，其前敵政治工作團的政治員，統被殺死，主任簡又文僅以身免；士兵死傷者數百，槍會死者千餘人。後以吉鴻昌援軍開到，槍會遂敗退，告部進城以後，以搜槍會為名，又殺死良民千餘人。

洛陽農民的鬥爭 馮玉祥在河南的統治，以洛陽為根據，進可以戰奉魯，退可以聯陝甘，對於洛陽特別經營。但是對於洛陽農民的壓迫，也特別加緊，各種各樣的捐，洛陽是免不了的。農民對馮非常怨恨，時常準備鬥爭。九月間斬馮戰起，拉車拉夫，騷擾得不堪。農民乘這個時候幹起來了，張治公聞曰仁殘部也參加活動，遂與馮發生很大的衝突，但終以沒有正確的政治領導，給馮玉祥鎮壓下去了。農民死者二千餘人，馮部死兵士數百人。

布爾塞維克 第十六期

鄭州工人的反馮運動 鄭州市鐵路工人紗廠工人以及手工業工人為數不下二萬餘人，過去曾與軍閥有不少的鬥爭。二七的大流血，第一次響應北伐軍攻武漢的破壞交通，被吳殺了三個工人（內共產黨員二人），監禁八人。第二次響應北伐會扣留奉軍十幾個車頭，繳械百餘枝。一般工人都以為第二次北伐勝利，當可以參加反軍閥的努力，獲得自身的利益。他們那知道馮玉祥到河南後就反動，工人不獨得不到利益，馬上把工會停止活動，對欠薪一文不發。馮的政治部分頭拉攏工賊；對工人羣衆則成立甚麼工人專業管理處，終日說些蓋工人宿舍澡塘的空話，對工人實際的切身問題一字不提，逼得工人沒辦法，工人羣衆才於走頭無路中進行鄭州市總工會的組織，工人都預備團結在一個組織之下，與新軍閥資本家作不斷的鬥爭；取得應得的權利！他們遂於十月一日在普海春（二七京總成立的會場）開成立大會，到工人萬餘人他們開會的口號：有「繼續二七奮鬥精神」「打倒新舊軍閥」「河南革命勢力聯合起來」「剷除工賊資本家」「發清積欠」「按月現銀發餉」「實行三八工作制」等。他們在開

會之後，列隊遊行，他們的壯烈口號，引起一般市民的警覺與同情。這種壯烈的工人運動，嚇得總政治馮玉祥的走狗們屎尿并流，他們馬上開會，密電馮玉祥說共產黨要造反，領着工人罵到總司令頭上來了！馮玉祥遂密令軍法官郝某率手槍隊逮捕鄭州總工會執行委員及籌備委員與以終身監禁。郝約政治部工人事業管理處工作人員開會，預定約總工會委員次日到事業管理處開會與以逮捕。

後總工會委員聞訊，秘密逃走，工人羣衆發現事業管理處的信，委員又同日不見了，遂集合工人羣衆五千餘人，向工人事業管理處要他們的領袖，將管理處搗毀，並喊出打倒新軍閥的各種口號。馮對此越法驚惶失措，派兵一營，荷槍實彈包圍豫豐紗廠工會及京漢鐵路鄭州分會。第三日開始採取斷然的手段，逮捕工人領袖及能活動的分子三十餘人與以監禁，並派大批偵探五百餘人監視工人行動，經工人領袖蔡訓明等七人爲工賊。但工人羣衆不信，說蔡等做工七八年，熱心辦工會替工人謀利益，那會是工賊？但馮馬上派大批政治員到工會內去改組工會，收買工賊，派大刀隊壓着十多個工賊和百多個工人遊行，喊打

倒共產黨的口號。於是工人羣衆的反馮運動，爭取自身利益的運動，被馮玉祥暫時鎮壓下去！

焦作農民羣衆的剷除豪紳運動 焦作鄉下王褚，有土豪兼劣紳梁鴻書，平日對農民的剝削壓迫，是無所不爲。在十月間，馮玉祥在修武縣（焦作屬修武縣轄）派捐十一萬，但馮派時故意寫作一百畝以上的戶始派，好示人以不剝削貧農。梁接公事後，即約各里的里長開會，對於一百畝以上始派的辦法不滿意，當提議按糧銀勻派。縣知事只要是錢到手，那有不依。最後決定是依梁的提議收捐。王褚附近貧農知道了，遂召集附近三十二村開

代表會，討論反抗的辦法。結果一致贊成不出捐。梁於收捐時收不到，派保衛團來抓人，三十二村代表又開緊急會議，在開會時，決定打梁。於第二日各代表約集各村的農民，在王褚集合，共千餘人，向梁村進發，在途中喊出「打倒劣紳土豪地主」「殺梁鴻書！」「大家聯合起來……」等口號，到梁村後將他家包圍，越屋進去把大門開了，羣衆把梁鴻書家的東西完全毀壞，因梁不在家，羣衆又到街上將梁的兩個雜貨店打毀，將貨物拋棄街中，讓

貧民拾去。梁逃後到修武縣勾結軍隊的用金錢收買二十枝槍去與他復仇，結果又被農民包圍繳械，叩頭乞命而去；焦作駐軍更嚇得不敢離市一步，後來梁託人出來向羣衆求和，願請酒唱戲，發誓永不敢再犯而罷！

豫南農民大暴動 確山農民在六月間，曾攻破開封縣城，解決了一團的反動軍隊（魏益三部）。馮玉祥部孫運仲駐確山後，非常的騷擾，農民又預備起而圍攻，以孫部北開未及得及。馮在歸德大戰中，需款亟急，確山農民又被加重的剝削。豪紳地主在六月間曾逃避他處者，又復回來，且多變而成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對農民採報復的壓迫，爲馮積極籌餉。農民非常之痛恨，於十一月初旬，在確山成立農民革命軍，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在土地革命政策下，實行剷除豪紳地主官吏；他們的旗幟是建設農村蘇維埃。發動以後，把確山的豪紳地主殺得很多，如李光華（民團軍團長）王傑英（吳佩孚禍豫時的路司令，斬雲鶚的師長）等都被槍斃。各鄉民團軍槍械被繳二百餘支。軍隊第一次來打時，被擊斃六人，嚇得縣長閉門待援，第二次調軍隊民團千餘人去打，又被打死三

十餘人，農軍安然退去，在軍隊與農軍激戰時，農民起排戶隊千餘人來援，圍繳軍隊槍械；情農軍先二時退去，未能與以完全繳械，農軍若能晚退二小時，不獨可以完全繳軍隊的械，並可以乘勢進取縣城。自從這兩次戰爭以後，附近各縣農民都聞風興起，統治階級都不敢來收捐收稅，反嚇得閉城死守，生怕農民攻城。確山發動後，信陽農民接着暴動起來。信陽的農民，在第二次北伐柳林事變之後，反動的豪紳地主屠殺農民非常之多。信陽農民老早就在準備對豪紳地主進攻。他們在確山農民起義之後，接着暴動起來。他們在四望山發動，首先攻破反動的巢穴楊家寨，殺死土豪兼劣紳楊六少，並將他的家財分給貧苦農民。接着攻破劉家莊殺死劉少謨，農軍的聲勢非常浩大。信陽豪紳團結聯合民團軍圍攻四望山，但槍會及團丁都認農民是有益於他們的，雖調去千餘人，大家都不願打。一般反動派都避居城內。在十二月三日九里關的暴動，十二月四日長台關的暴動，都發動了，現在農軍的聲勢，已經從確山聯接到信陽九里關，打成了一片，汝南和正陽又將發動，嚇得統治階級，天天去電

玉祥求救，馮以東路戰事吃緊，復電堅守城。豫南的暴動，給馮玉祥的打擊很嚴重，近來馮玉祥大罵C P，說他將來的失敗不在奉張，而在C P。

結論 河南過去的農民暴動，雖然做過了幾件大事業，如倒國（國二軍），反吳，拒奉等，但終以在豪紳地主領導之下，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受反動的領袖欺騙而失敗，並且過去的農民暴動，歷來是在原始的組織，迷信的宗教的率領之下。現在豫南的農民暴動，却一反往例，他們起義是有明確的政治意義——土地革命，耕者有其地——一開始便是階級的鬥爭，有廣大的科學的組織，且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向政權的組織進行。所以豫南的暴動，將來會是河南暴動的中心，是河南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是整個中國革命潮流的一支！

現在馮玉祥雖然以何應欽的幫助，攻下了徐州。但馮部因與魯張苦戰的結果，嫡系軍隊韓復榘石友三的實力

海陸豐蘇維埃的外交（海豐通信）

海陸豐工農羣衆以廣大的力量，肅清境內反動派，築

損失殆盡。徐州下後，何反令馮率部由京漢線援晉北伐，眼看着將到手的山東，又被何搶去。馮玉祥過去曾施之於郭松齡岳維峻唐生智張發奎者，今則身受，其懊惱可知。馮在實力損失殆盡之後，不得不把殘兵剩將集中於歸德開封鄭州，並開了大部分軍隊去鎮壓豫南暴動。在這時候，河南雜色軍隊聯合反馮的軍事行動又起來了。這次的雜色軍隊有樊鍾秀岳維峻任應岐鄧寶珊及河北的梁壽凱部，方振武又徘徊兩面，希圖於中取利。這個戰爭有的說樊與馮部已在葉縣接觸，雖未證實，但這場戰爭是沒法避免的。

在河南的混戰開始之後，豫南的農民暴動，必更得到順利的進展，以至於推翻新軍閥的統治，建設起自己的政權，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羅浮

樹起自己的工農兵蘇維埃政權之後，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心

驚胆裂，日夕在那裏呢。帝國主義者眼見工農兵士們的奮鬥精神，也不敢在旁冷笑。以紳士態度驕天下的英國帝國主義者，在蘇維埃的政權面前，只能夠恭恭敬敬，一厘的臭架子都拿不出來。這次汕尾英艦的交涉，實在可以開中國失敗的外交史的新記錄。只此一件小事，我們相信任何軍閥的外交部總長，無論如何辦不來。誰說工農兵士握了政權之後，負不起外交責任？伍朝樞們除了賣國之外，還有什麼東西！

去年十二月廿七日上午四時由香港駛來一艘英國兵艦，泊在汕尾的海線外，距離汕尾約七里路左右，該艦即用電船拖小舢板，載武裝海軍兵士三十餘名，徒手兵士十餘名並主教思理覺，駛近汕尾登岸。海豐工農革命軍第三大隊聞訊，即行散開於海邊，以防不測，並制止其登岸。泊近岸的英國海軍立即停止。由主教思理覺交上該艦致海陸豐蘇維埃政府書一通。書云：

「逕啓者，茲接確息，貴治下之中西男女教士擅行捕拿，意欲逐出貴境。敝艦承意領事之請，前來接載，請即釋回，還以自由，實爲公便。此致

布爾塞維克 第十六期

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台照
各開列如下：

陸伯祥教士	白英奇教士	黃子謙教士
連瑪利教士	劉瑪利教士	梁儒理教士
黃瑪利教士	三位西女教士	

汕尾區政府接函後，即令該電船停止，靜候政府答覆。隨將覆函送去。函云：

「逕啓者，來函悉。查本市所有男女，除黃子謙一名因犯罪爲敝政府扣留外，餘俱安住本市中興旅店。前據來函，除黃子謙一名因案未決仍須扣留候查外，當即通知該住中興旅店教士着其落船。此復。」

覆函送去後，船上又覆來一函。函云：

「逕啓者，敝艦純係爲載男女教士前往香港，並無別意。倘貴軍未有騷擾教士教堂等，甚爲親睦。如有騷擾，下次再來巡視。現查黃子謙一名係英籍，今日該艦之來，專爲載此等耳。」
區政府接函後，再作以下的答覆。

「逕啓者，查黃子謙係中國人，因犯罪被拘裁判，權在敵政府。無論任何國家，自不能干涉。惟既入英籍，爲顧全邦交起見，自可釋放。但有一言奉告：吾海陸豐民衆對於一切宗教，早已覺悟，一致反對，嗣後請不必再來宣傳。至於「如有騷擾，下次再來巡視」之言，自可不必虛作威嚇示威。須知

吾人有全中國而至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力量，同仇敵愾萬衆一心，一切任何萬惡勢力俱不足怕。更有進者，嗣後貴艦莫再擅越吾界，自由出入本港。否則吾人自有相當對待，莫謂言之不早也。此復。同時並將黃子謙并西教士七八人釋放落船。該兵艦即向香港方面駛去。

民權主義與蘇維埃制度

秋白

(一) 蘇維埃的民衆政權

歐美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獨裁制。英美法德瑞士等國，不論是民主共和或者君主立憲，都號稱主權屬於人民，號稱自由平等……但是這些國家之內，大多數勞動人民沒有平等的權利，沒有真正的自由。現在是誰管理這些國家？——是地主資本家。孫中山所最羨慕的是美國，說他的西北各州已經實行複決權，公團權，創制權，彷彿這些權實行之後，人民便真正得了政權。可是只要看一看孫中山的忠實信徒梅恩平的話，

便可以知道美國的政權是誰的：「美國的共和黨是東北部資本家的忠僕，美國的民主黨是南方大地主的爪牙。這實在不是共產黨們的污蔑話」；他又說：「現代民治的結果，本來只剩得一個選舉權，而選舉權的結果，又只剩得一個「候選人決選權」。如果候選人的產生，再爲一人或少數人所操持，那末，現代的民治，簡直是等於烏有了。現代各民治國候選人指定之權，都操於政黨。……而所謂政黨領袖，老實說起來，莫非是資本家或大地主的走狗。再進一步言之，所謂政黨，也莫非是資本家或大地主的御用機關。」（新生命雜誌一卷一號，一九二八，

一月)。

「這不是共產黨們的污蔑話」，這是「忠實信徒的」話啊！國民黨便是中國地主資本家的走狗御用機關，如果國民黨真能實行資產階級式的民權主義，那也不過是代表中國地主資本家的政治。可是國民黨比美國的共和黨民主黨的臉皮還要厚些，且還要大些，他竟連這種紙上寫的民權主義也公開的拋棄，而實行甚麼「黨權」，——連形式上提出候選人，聽民衆自己選舉的手續也不要，簡直就公開的叫新式青天白日的軍閥來統治工農民衆。他還要說甚麼軍政時期的理論，還有甚麼候選人須考試的理論，甚麼五權憲法的理論。國民黨的這些理論，就是公開的聲明「人民應當不平等」「人民不應當爭自由」「國家政權應當交給有治人才能的聖賢（地主資本家的走狗）」——國民黨的實行既是最反動的反民權的政治，國民黨的理論也是公開的辯護地主資本家的獨裁制（所謂民權主義）。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開始的時期，俄國十月革命創造了

布爾塞維克 第十六期

世界史上最民權主義的真正民權主義的無產階級民權主義的國家政制——蘇維埃制度。歐美資產階級民權主義已經完全破產。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無論他如何改良，如何擴大選舉權（一直到普選），如何增加甚麼召回權複決權創制權，始終是不能脫離他的資產階級性，一般勞動人民仍舊是在資產階級的壓迫之下。世界革命的潮流，在一九一七—一九一九之間，便在羣衆之中創造出民衆自己的政權機關——俄國之外，德國匈牙利都發生蘇維埃，英國也有「工廠代表委員會」(Shop Stewards' Committee)。

固然，除俄國以外，其他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被反動派摧殘了，但是俄國革命的勝利，繼續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和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首先創立的蘇維埃，把這種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羣衆鬥爭機關，變成無產階級的政權機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

蘇維埃政權的主要意義，就是他是工農羣衆自己的政權，他對於工農羣衆是真正的民權主義，因為蘇維埃政權之下，不但形式上宣佈勞動人民的一切自由權，——而且他是革命中羣衆的鬥爭機關，革命的武裝勝利摧毀一切舊

的國家機關，沒收資產階級所佔有的一切生產資料及公共用品，如公共會所印刷機器等，所以蘇維埃政權之下，勞動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的自由權，方才是真正實現的事實。工農民衆爲自由解放而革命，他們只有推翻地主資本家政權而建立蘇維埃政權之後，才能得到自由。工農民衆而且能夠在蘇維埃政權之下運用這些自由，去建設社會主義。

蘇維埃政權之下，方才對於勞動階級的公民，不分男女，不分宗教，不分國籍，不分智識程度，……而實現真正的平等。『這種政治權利平等的理想，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到處並且時常說要實行的，然而實際上甚麼地方也沒有實行起來，因爲資本主義統治存在着，也就決不能實行起來，——而蘇維埃政權或無產階級獨裁制却立刻完全實行了。』（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關於資產階級民權主義與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議決案）。只有這種政權能夠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即使一般勞動人民得以享受經濟發達的結果，得以受着充分的教育，發展各方面的才能，一直到根本消滅智識文化上的不平等，實現共產主義的

社會。

蘇維埃政權何以能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呢？因爲蘇維埃首先便是無產階級獨裁制。蘇維埃是革命政權，革命的國家機關。社會主義的革命，決不是一下子便消滅社會中的階級的。只有無政府主義者是如此設想，只有虛偽的欺騙民衆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者（如中國的國民黨等），會如此當面造謊。事實上，社會主義革命之後，社會中的階級還是存在，資本家還是要想復辟，自由貿易的小商業一天不完全消滅，而代之以全社會的生產品分配，則仍舊會在小資產階級之中發生資本主義傾向。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意義，便是對於資產階級反革命的鎮壓，對於資本主義傾向的防止而保障社會經濟的建設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走。這種社會之中，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權便要無情的剝奪資產階級剝削者的一切政權和自由。只有這樣，才足以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和平等。

蘇維埃政權的產生，既然是從簡單工人鬥爭組織中發展起來，他就於一般勞動民衆都是極簡單而容易懂得的。當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普通的工人，一廠一廠一業一

業的選出代表來，組織代表會議，代表會議選出執行委員會，他就指揮工人的罷工，示威，反對反革命勢力及種種工賊的鬥爭，下命令支配當地的種種事務，一直到指導武裝暴動，佔領政府機關。這種組織（以及兵士農民與工人聯合組織的代表會議），在武裝暴動的革命勝利之後，推廣到全國，他的全國聯合的中央機關，成爲全國的中央政府。這樣的政權組織，對於普通勞動人民是最簡單明瞭的，是他們自己所能支配的。蘇維埃政權的制度，所以自然便是一權的，不但無所謂五權憲法，並且也無所謂三權分立；蘇維埃的代表會議是立法機關，他的執行委員會就是行政機關，立法的人（工農代表）——譬如資產階級國會的議員（自己便去執行法令）。對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用不着甚麼三權五權的分立，因爲行政司法各種機關的分別辦事，不過是統一的政權自己內部的分工。不像資產階級的政權，要分出三權五權來，互相傾軋限制，無產階級和勞動民衆的政權，蘇維埃政權，是和民衆直接相關的，一般民衆都直接間接的參加管理國家的事，養成各種專門人材來執行事務，所以用不着甚麼政權（人民權）

布爾塞維克 第十六期

治權（政府權）的分別。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根本不能不把人民和政府分開，因爲政府是剝削者代表，他要限制被剝削民衆的參加管理國事，所以要想出種種口實來限制民衆，譬如孫中山便想出人民沒有智識的理由，說必須政府以考試方法來提拔有治才的人來執掌「政權」。蘇維埃政權的代表會議之中，他的選舉人是各廠各業的工人，各村的貧苦農民，這些工人和農民發見自己選出的代表不好，隨時都可以開會決定召回他撤換他，蘇維埃政權才是真正能實行「召回權」。這是民衆能真正監督自己代表的權能，亦就是能真正實行自己的政權。

這種民衆政權，是任何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所不能實行的。

○ ○ ○

俄國十月革命建立偉大的蘇維埃聯邦之後，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都在蘇維埃旗幟之下進行，各國無產階級及一般勞動人民已經有了自己新的國家政權形式，已經事實上有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模範。或者國民黨的忠實信徒以中國有「特殊的國情」，蘇維埃制度用不得，一定要

用他們的「五權憲法」。其實中國的辛亥革命，早已實行了國會制度而破壞遺臭得不堪。那還可以說，孫中山失敗了，國會制度沒有照着五權憲法實行。但是，如今青天白日的旗幟插遍了全國，白色恐怖也就行遍了全國，軍閥黨權實行極端的專制主義，甚麼五權憲法都已經「實行」過了！

中國的民衆不要國會制度，不要什麼五權憲法！自己力爭自由平等的中國工農民衆，已經許多次創造自己的民衆政權：五卅時代上海的總工會（工商學聯合會）曾經是民衆實行反帝國主義的執行機關，省港罷工委員會曾經執行罰款沒收貨物防禦海口的政權行動；上海一九二七年的三月暴動，曾經創造市民會議政府的政權。這些民衆政權的雛形，多少是事實上（並非形式上）有蘇維埃的意義。武漢政府時代，兩湖的工會農民協會在各地執行自己的權力，成爲「第二政府」。凡此一切，都明顯的證明：中國普遍的「下等人民」知道怎樣爭得自己的民權，而絕不照着孫中山的甚麼民權主義，甚麼犧牲自由不要平權的民權主義！

尤其是廣東海陸豐的農民暴動，廣州工農兵暴動，更切實的開始中國蘇維埃的革命。廣州的蘇維埃雖然失敗，但是海陸豐的蘇維埃政府已經存在了三四個月，廣東極「平常」「下等」的農民懂得怎樣建設並運用自己的民權，比孫中山高明萬倍。中國革命雖然還是在激底的民權革命階段，但是他除非不勝利，要勝利便只有在蘇維埃旗幟之下。中國工農的革命民權獨裁制只有在蘇維埃制度之中表演出來，而要隨着革命的深入，革命任務的實行，而轉入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獨裁制。中國民衆將要建立蘇維埃國家，然後才能實行最徹底最真實的民權主義，然後才能最徹底的掃除帝國主義的統治，真正解放中國民族，而與世界無產階級「勝利的蘇聯」聯合，進於社會主義的建設。

蘇維埃制度不但是資本主義列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而且是殖民地革命的目標，——只有這種制度是實現一般勞動民衆的民權的制度，只有這種制度，是創造世界革命中新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切革命國家），——而進於世界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

列寧說：「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我們所有的民權主義是半邊的畸形的虛偽的民權主義，僅僅是少數富人的民權主義。無產階級獨裁制，進於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才第一次實現真正平民的民權主義，大多數人的民權主義，同時亦就有必要的對於少數剝削者的鎮壓。至於共產主

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革命(續)

星月

(三)中國農業經濟的危機

目前正是中國農業社會舊的生產方法破壞而急得一種新的生產方法來代替的過程時期。舊時中國的農業經濟關係建築在一種舊式的生產方法上；這種舊式的生產方法在現在客觀的事實上表現出來，都不能長久的穩定下去，結果農業經濟的內部關係開始矛盾起來，糾紛起來，巨大的農業經濟危機於是一發而不可後退。

中國的工商業因為在國際資本主義軍閥統治之下，不能充分的發達，不斷地造成都市的經濟恐慌，使資本溢出生產範圍流通範圍之外，這許多積蓄在城市小資本家企業家手中的剩餘資本開始流入農村，許多小資本家在鄉村購

義，方才是唯一能夠給真正完全的民權主義的社會制度；民權主義愈完全，他也就愈加用不着，而要自然而然的死滅。」（見列寧著的國家與革命，全集卷十四）。

一九二八，一，二九

買土地，城市資本的勢力伸入農村，便將一般小自耕農的土地奪去，於是自耕農逐漸減少，佃農和雇農的數目相對的增加。

土地不斷地資本主義化，使土地的分配不平均，一方面有少數擁有許多土地不勞而獲得地主階級，他方面有多數只有小塊土地的破產的自耕農和一無所有的佃農雇農，土地關係在如此局面之下遂開始發生急遽的變化。

佃農雇農不斷地增加，而土地的數量終究有限，他們完全靠提供或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維持他們的生活；可是這種有限的土地不能盡量容納許多的農業勞動者，因此發生大批的過剩的農業勞動人口，這種過剩的農業勞動人口，

不是流為盜匪跑入城市，便是變為無一定職業的苦力或流氓，於是有大批的失業農民變為農業的勞動的傭軍，地主隨時可以抽取他們的後備人馬去壓迫他們的佃農雇農，增加地租，加緊工作，使一般佃農雇農受着極大的痛苦。

——舉例來說，廿年以前，中國南方幾省許多土地，地主不容易找着佃戶耕種，租稅很輕，可是到了現在，許多農民找不着土地耕種，地主有田地招佃，農民必須費盡許多心血去乞求，甚至農民中間彼此競爭着承租，地主得以增加租稅。

舊時農民往往以家庭手工業為農村經濟的主要條件，農民靠紡織，繅絲，榨油製陶器，編竹物籐物草器，製茶業手工業來補充他們的生活費，所以農業經濟的內部關係得以穩定；可是自從資本主義興起以後，國外的洋貨大批的輸入，城市的機器工業或手工工廠工業發達，於是新的商品充溢市場，土貨完全被排出，農村的家庭手工業迅速的被破壞，此外，中國舊時許多鄉村出產的工業原料和輸出海外的土產也逐漸被國外的原料和外貨所淘汰——如土靛，茶葉，瓷器，絲棉，甘蔗等，於是農村中許多重要的

種植通通衰落下來。

城市的資本家不但用他們過剩的資本去購置田地，并且在各種農村中的工業原料出產所實行投資，他們以雄厚的資本壟斷一切的種植物在鄉村中設立公司或營業機關，將大批的天然原料運到城市，這種農業投資特別是在城市附近和交通便利的地方最發達。經他們的壟斷操縱，遂使許多靠種植為生的農民失業。

農民經濟困難，購買力必減低，他們無力去購買一點生活必需品，農村中許多小的商業或小生意也宣告破產。

近來因國內財政的窮困，城市金融的紊亂，影響到農村的金融，更使農民感覺到生活的痛苦，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受了帝國主義金融方面的剝削，他們將這種損失轉嫁到農民身上，加之紙幣濫發，銅元價格低落，農民吃虧不淺，而地主豪紳，還要操縱金融，私發紙幣（鄉票），農民無形中受他們的盤剝。

軍閥不斷地混戰，苛捐雜稅——有許多省份實行「預徵」，拉夫派糧，派軍封船，使農民不能夠安居樂業，即在沒有戰爭的時候，農村的經濟亦被軍閥統治勢力所蹂躪

所破壞農民失業的人口增加，同時就是使鄉村的土匪增加，這些土匪固然對地主很不利，但農民受他們的害也不少，在土匪很多的地方農民幾乎不易生活。

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常常發生食物的恐慌（鄉村叫做斷頭荒），當他們收穫的時候，因為急於要付田租，利息，賦稅，會金，以很低的價格出賣他們的穀物，到了此時，又要以很高的價格買食物。加之，地主屯積穀物，操縱壟斷，更使農民痛苦。

荒年的時候，農民固然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即使到了豐年，他們所感受的經濟痛苦並不因為收穫多一點而減少半點，因為到了豐年，地主主要追索舊欠，增加租額，種

寸

鐵

種殘酷非人道的剝削都會繼續不斷的加到農民頭上。

農村的經濟組織在那裏不斷的破壞，農民過一種比從前歐洲農奴還不如的生活，在許多地方，農民沒有屋居住，多住在破舊草棚中。他們十幾年做不起一件新的粗衣服，弄得披衣百結，襤褸饑餓，他們不但沒有米麥可吃，就連番薯玉蜀黍等類的錢糧也不易得到，他們吃糞草野草度日。前幾年雲南貴州鬧饑荒的時候，活活的餓死許多農民，尤其是北方的農民，這幾年到南方逃荒的人特別多。這許多慘慘可痛的現象表現出什麼？不是表現中國農村的舊社會經濟裏面呈出許多不可消滅的矛盾點麼？

（未完）

反革命的階級

五卅運動時，代表大工商業家的上海總商會，始而旁觀，繼而反對；現在他們却和外國工廠主聯防工潮。南京募捐辦冬賑，上海總商會藉口商業凋敝，一文也不能代

布爾塞維克 第十六期

募；同時工部局募集什麼「壓制罪案特別經費」，大老板們却整千整萬的拿出來，給洋官兒獎勵愛活生一流人物。英國駐上海防軍司令官鄧凱回國，市長張定瑤忘了鄧因為什麼帶兵來中國，特和他交換像片，以為紀念。這些

事，都是表明上層階級總是依靠外國帝國主義，而反對革命的！

劉共還是劉蔣？

(撤翁)

何健周瀾等自始就是反共健將，最近還在長沙大規模的搜殺共黨，各報所載這類電報通信，幾乎每日都有；然而白崇禧征湘捷電，偏偏還說是「澈底剷除共黨」。像他這樣剷除共黨，將來非剷到南京不可。

國民黨本來不過爾爾

(撤翁)

賄選議員吳大頭的走狗陳策（安徽陳策非廣東陳策），也居然做了國民黨的「籌備京奉京綏特別黨部特派員」，居然「呈稱遵令籌備京綏等路特別黨部正式成立，擬請飭發開辦經常等費」（見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紀）。然而這并不奇怪，過去吳大頭又何嘗不是國民黨黨員，將來也未必不是三民主義的忠實同志！

拜金主義能救中國的窮嗎？

(撤翁)

新年一見面，便開口互道「恭喜發財」；拜年客一坐下，首先要奉上「元寶茶」；「招財進寶」「金玉滿堂」「一見生財」，這都是大多數人家所貼的經常標語；「嘆

！好大元寶！」，是清末河南某巡撫署中的特別標語；宗教中還特別有「財神」；我們貴國人的拜金主義，可謂世界第一了。然而胡適之與稚暉還在那裏伸長着頸子喊拜金主義！有人以為胡吳提倡拜金主義，是羨慕美國富；然而最近美國國立工藝學校校長具理氏，批評中國學生「惟汲汲得金」。或以為胡吳提倡拜金主義，是因為中國太窮；我以為能救中國之窮的，只有去掉阻礙中國工商業發達的帝國主義與軍閥政治，而不是什麼拜金主義。

殖民地馴服的奴隸

(撤翁)

李長傳先生說：「駐華的外國軍警，是藉口保護外僑，實在是來征服中國的。南滿洲日警，可以逮捕中國人；上海的英國巡捕，可以槍殺中國人；英美的砲艦，可以轟擊萬縣，轟擊南京，轟擊江陰；所以他們派遣海陸軍到中國的意義，是到殖民地來的。」（見二月二日時事新報學燈）這幾句話說得很對；然而英軍司令鄧凱回國時，中國官張定番和他交換像片，中國資本家虞洽卿馮少山葉惠鈞等親到碼頭款送，這是何等馴服的殖民地奴隸！（撤翁）

第三國際之野心？

世界新聞社據美報載莫斯科通訊：「第三國際決議：

(一)對於凡擬派軍隊至中國之各國，煽動其婦女兒童在鐵路車站及船塢等處爲示威運動；(二)對於凡駐有軍隊在中國之各國，煽動其婦女兒童及殘廢兵士在國會及政府之前爲示威運動。」時事新報謂此爲「第三國際之新野心」。如此說來，必須第三國際煽動各國派軍隊駐中國，才算是他們對於中國之友誼。

呵，原來你們是革心黨！

(撒翁)

鈕永建張之江提議：「自共黨亂政，遂發生打倒基督教等口號，……共黨宗旨在破壞道德，基督教重革心，遂爲共黨所仇視。今清黨之舉，正在進行，最近更有清去共黨理論進一步之辦法，似該項打倒基督教之口號，自應及早取消，以免爲共黨所欺惑（汪精衛李石曾吳稚暉聽者！），并以仰慰先總理信仰之誠。」是的不錯，孫中山

我們的死者

布爾塞維克 第十六期

不但是信仰上帝的基督徒，照戴季陶說，還是一位信仰禮教的聖人之徒。是的不錯，唯物史觀的共黨，不但反對基督教，并且要打倒一切唯心的反科學的反物質文明的教派，如孔教、佛教、道教、陰陽五行家、同善社、悟善社等等；唯心史觀的國民黨，必須把共黨這些理論澈底清去，才免得爲共黨所欺惑呀。

(撒翁)

太好了！

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鮑羅庭對我們一位同志說：「你看我爲國民黨起草的黨章好不好？」這位同志答道：「好，可惜太好了！」過了二年，鮑羅庭才懂了這句話的意思。現在國民黨黨務審查會所擬整飭黨紀方法提案十三條，仍舊是太好了。以軍閥豪紳官僚政客大小資產階級分子所湊合的黨，而鈔襲共產黨嚴肅的辦法，在事實上如何行得通？事實上行不通的章程議案，終是一張廢紙。

(撒翁)

悼我們的戰士——陸鐵強

甫才

無產階級的先鋒；我們的戰鬥員，陸鐵強同志，在去年的秋收暴動中，他領導海門的農民，為澈底的實現土地革命而與反動派宣戰。他英勇地領着幾百個徒手的農民與反動派的武裝軍警作戰，當着軍警開槍掃射打死了四個勇敢的農民，羣衆在潰散的時候，他還毫不畏縮地同反動派作殊死戰。結果，被反動派捉了去不到幾個鐘頭，給豪紳資產階級的劊子手，海門縣知事施述之所槍斃了！當審訊他的時候，他不但沒有抵賴，他並且很爽快的把施述之痛罵了一頓，尤其是很光榮的承認他是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在革命的鬥爭，這樣緊張的當兒，我們失掉這樣一個勇敢的戰士，這是我們黨的損失！無產階級的不幸！但是反動派呢？不過表示他臨死的掙扎！快要滅亡的恐慌罷了！誠如他們所宣佈的罪狀上說：「……該犯黨徒密佈，若不迅予槍決，恐生意外變動……」不錯！

五四〇

若不迅予槍決，恐生意外變動！但是，現在你們已經迅予槍決了，你們以為意外變動可沒有了嗎？你們慢得意着，每個農民的報仇是不會忘記的，更大的更劇烈的意外變動，不久就要在你們的面前開映了啊！你們準備好了你們的狗命，來到陸鐵強烈士的面前去請罪吧！

陸鐵強同志是我們黨的一個最忠實勇敢的同志，他在民國十三年即獻身於革命，他從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後；曾在崇明縣領過一萬幾千佃農的減租運動，在孫傳芳的刀槍之下，經他的勇往直前的奮鬥而得了勝利，因此崇明的農民，視他如慈母，他在崇明即因此而不能立足，被反動派通緝而逃上海，在上海做了幾個月的工作，於不久以前才到海門去的。他到海門的時候還不久，即遭槍斃！現在他的身體雖然死了，但是他的精神却永久在崇明海門幾十萬農民的腦海裏活着！幾十萬農民的復仇的鬥爭，快要爆發了啊！鐵強同志以及死難的幾個農友！你們放心吧！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六日